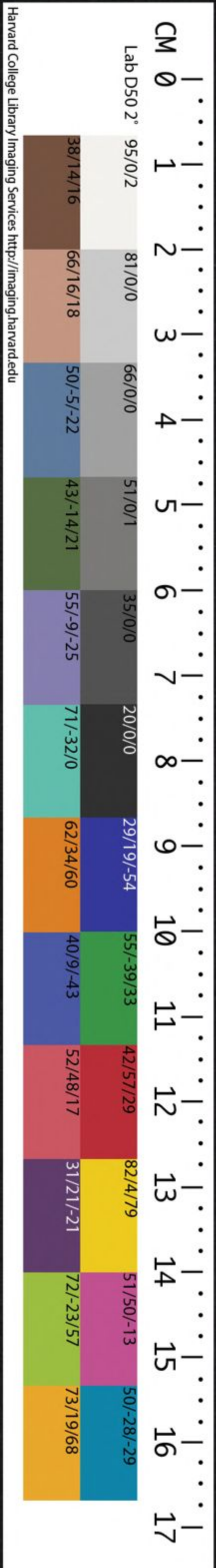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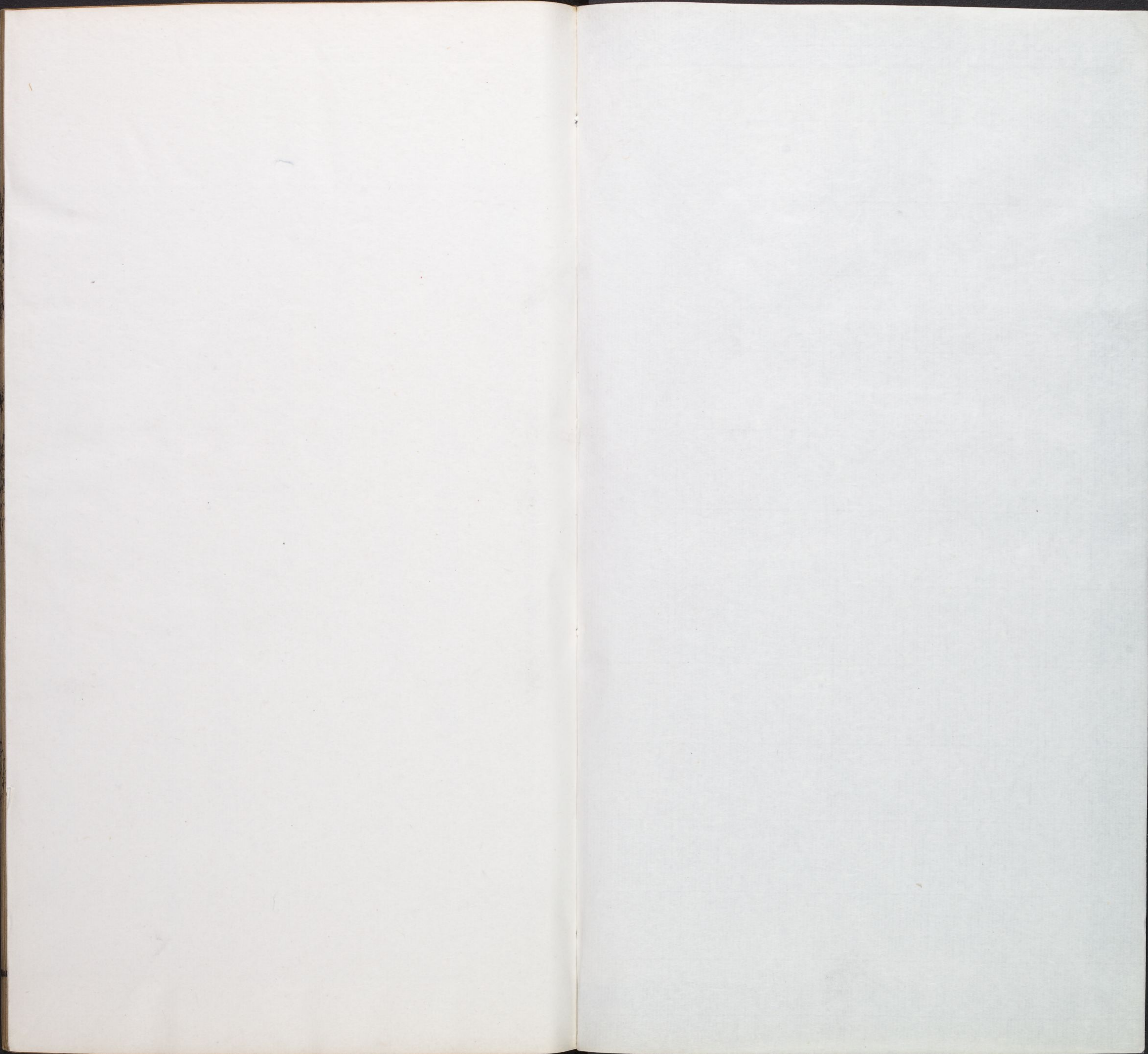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5 1941

T667. / 4808 (5)





夫君子之德也

如日月之麗天也

未嘗暫息也

夫君子之德也

如膏之澤物也

不可勝用也

夫君子之德也

如天之與地也

不可及也

禮樂合編卷之八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萃琪芳芳侯父叅閱

締交之禮本紀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隨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定其交

而後求。繫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玉磬齋

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木瓜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

芹。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

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

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伐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且樂。

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叢。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谷風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曲禮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儒行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惟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

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考。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以壞。表記三則

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

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緇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

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是故人非人不濟。馬

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

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

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

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

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

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

矣。大戴禮四則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

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

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孔子曰。丘。歿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與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孔子曰。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孔子之剡。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文王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疏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

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已上
家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締交之禮統紀一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文中子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于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關尹子

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

刮垢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

與也。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
 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郁離
 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為人所信。義
 未至也。仲長統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
 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淮南子

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
 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荀子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楊子

管仲與鮑叔友。仲從公子糾。叔從小白。小白入為君。
 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
 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
 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
 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齊紀
 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
 幾於不報。管子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文會輔仁。直諒多聞。
 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庶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謝。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朱穆傳論

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細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孛生逝而國子悲。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變於墳篋。

三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神鬼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嚙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颺沓鱗萃。分馬鶩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顛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

劇談。縱碧雞之雄辨。叙温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寇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譚交。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

相。是曰窮交。

馳騫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奚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鎚銖。縵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

而後動。毫芒寡惑。是曰量交。

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蚤綰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閭閻。若升闕

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城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

劉峻廣絕交書

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

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

嵇康絕交書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

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拒於劇孟。周文由閔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志氣乎。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

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

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

孟朱亥哉。

李德裕
臣友論

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

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

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

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

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

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

則恐絕其親愛。

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

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

善交者不好。甘而惡。辛貴棄。同而即和。

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

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歟。

李華

正交論

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

歸。宋王回告友

締交之禮統紀二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齊史二則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心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侯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實未之許也。

張堪於太學中見朱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侯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宗承雅正。不羣。魏武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徒。總朝政。謂承曰。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楚國先賢傳

賓主之禮本紀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

禮記卷之八
問。客不先舉。將卽席。客毋忤。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馘。然後辯殺。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已上曲禮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

有其室也。

郊特牲

無辭不接也。無禮不相見也。

諸侯相朝。大夫相聘。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

古人與客祭酒於地。祭食于豆間。示不忘本。大戴禮三則

誕嗣之禮本紀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召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今。螽斯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

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

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生民
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噐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噐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桓公六年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曲禮
卜名。上無取于天。下無取于墜。中無取于名山。通谷。

無拂于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儀禮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鳧肩而牛腹。谿
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楊食我生。叔
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
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左傳

胎教之禮本紀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
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
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
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
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
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

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楹。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父。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

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妻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初。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

學不教。內而不出。已上儀禮

胎教之禮統紀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嫁。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則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萋室。太師持

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尚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

懸弧之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南方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中

央之木也。其牲以牛。中央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西方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北方牲也。五弧五分。矢射各以其方。皆三射。四方所餘弧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所餘弧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已上賈誼新書

稱名之禮本紀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
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
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
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
曰予小子。
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
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
老。于外曰公。于其國曰君。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于內自稱曰不穀。于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歿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諸侯使人使于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

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于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于

外曰子。于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弟士不名家。

相長妾。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掃灑。

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已上曲禮

僕御之禮統紀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申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凡人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

周制。坐事。男女没入。縣官為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

入於春。藁。周書四則

諸侯王以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

六十已上。七十已下。不在此數。犯者以律論。過節。則沒縣官。

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簡。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漢詔二則

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没入為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風俗通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婚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方言

奴婢少才智者以為奚。儀禮

天地之性。人為貴。殺奴婢者不得減其罪。光武詔

周大夫妻淫於隣。主父歸。恐覺。為毒藥。使婢進之。婢

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

怒。笞之。妻恐婢泄。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不言。

後主父之弟以告。出其妻。厚嫁其婢。列子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

能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

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

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齊語

齊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衛青為侯家奴。與羣奴居。有一鉗徒相青曰：汝當封侯。青曰：為人奴虜，免笞罵足矣。敢望封侯。

任安為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

同席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坐。

齊俗賤奴虜。而刁聞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惟

刁聞收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

萬。漢書二則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

不能去。愛其才爾。梁書

鄭餘慶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隸卒者。吾

深鄙之。舊史

巡守之禮本紀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
 五禮。如五噐。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舜典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周官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

禮記

卷之八

三十

衰時之對。時周之命。般

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天子將巡守。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巴上王制

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

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先道帥屬。而巡戒令。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太馭掌犯較之禮。

土訓氏夾王車而行。待王問九州形勢。山川所宜。

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事。告王道。方慝。詔辟

忌。知地俗。

天子乘金輅。建大旂。其方之諸侯。先于境首待之。所

過山川。使祝宗以三等璋瓚。流酌鬱鬯。禮神。校人殺黃駒以祭。

每宿舍。掌舍設楹。栒。再重。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

天子令太師採歌謠賦詩。以樂播之。以觀風俗。命典市納賈。陳百物貴賤。以觀好惡。命典禮考四時節氣。禮樂宮室。車旂服制。

諸侯待王之牢禮一犢。

既黜陟。諸侯相見。方岳之下。築壇。壇外爲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爲堂。下爲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

見諸侯時。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旗置宮內。以表立位之處。詔王升壇。訖。諸侯各就旗而立。上揖之。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揖定。諸侯乃升壇。奠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

幣。

諸侯既朝見。王乃退而自相與盟。主宮之伯臨之。巡守校獵還。公卿以下陳維陽亭都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已上周禮

巡守之禮統紀一

舜東巡守。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褒賜羣臣。世紀

禹巡守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越絕書

周穆王守滲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穆天子傳

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治馳道。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議封禪。望祭山

川事。乃遂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松下。因封松為五大

夫禪。梁父。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

石頌德。南登瑯琊。畱三月。徙黔首三萬戶。作瑯琊臺。

發童男女入海求仙。還過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不得。乃西渡淮。浮江至湘山祠。始皇遊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會稽。祭大禹。並海西至原津。

漢武帝北歷上郡西河。五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祠黃帝于橋山。迺歸甘泉。是年冬。復巡海上。封泰山。禮肅然。自遼西歷北邊。周萬八千里。漢明帝南巡守。召校官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埴篋。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東巡守。幸

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漢章帝北巡守。詔日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墾。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遊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勤農民之勞。又勅方春所過。無得殺伐。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明稱朕意。

隋煬帝命尚書右丞黃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

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逶河。復自板渚。引河瀝滎澤入汴。又自大梁東。引汴入泗。達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舡數萬艘。

煬帝行幸江都。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

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舫。黃蔑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官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彩爲袍。又有平乘。青龍。鰲。鱣。舳。舻。八擢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幙。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

禮樂合編 卷之八 三十六
過州縣五百。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瓊
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煬帝二年。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
門大赦。

煬帝三年。車駕北巡。至雁門。頓榆林郡。諭突厥啓民
可汗。召所部諸國朝行宮。歷雲中。泝金河。甲士五十
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造觀
風行殿。上容待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
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幹。衣之以布。飾

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

煬帝四年。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親祭恒岳。河北道
郡守畢集。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
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鋼錐。外
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所
處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施鈴柱。

煬帝五年。西巡河右。出臨津關。至燕支山。高昌王及
西城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
樂。歌舞喧譁。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服。縱觀衣服。

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自河西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暝。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建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煬帝六年幸江都。詔文武皆衣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要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勅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稽。

煬帝十一年。幸太原。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居之。入雁門。可汗帥騎數十萬來圍。車駕還東都。

唐太宗幸九成宮。後幸河北。觀底柱。勒石陳德。

唐玄宗幸西京。先命重修宮室。極其壯麗。所過賜夏秋田租之半。

宋真宗幸西京。朝諸侯。所過父老。引對。賜酒食。禁囚具所犯以聞。葺行宮。不得侵田苗。禁人馬損踐禾稼。

仍察民間疾苦。引逋負人訊。多蠲免。父老賜茶帛絨袍。貢香藥名馬。及饗餼方物。計直答之。中塗賜衛士緡錢。州府綵樓陳音樂百戲。悉有賚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舉儀制禁之。奇才異行。鰥寡惇獨。官吏政迹卓異。貪墨蠹民者。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條析以奏。悉沛德意。已上二十一史

巡守之禮統紀二

警戒

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而崩。其右卒游靡長臂。且多力。撈得王。周人諱之。穆王得冀溫驪駮耳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駮歸周。以救亂。唐太廟四室壞。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

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明皇大喜從之。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穆宗將幸華清宮。宰相師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未明。穆宗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宮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哺時還宮。

敬宗游幸無常。昵比群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箴。六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餐。斯可戒懼。敬宗優詔答之。

敬宗欲幸驪山温湯。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極言驪山之凶。敬宗曰。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敬宗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裴度從容言曰。國

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儆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敬宗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巡守之禮議統紀

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風俗通

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四嶽各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白虎通

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叔恬

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岳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爲南岳。周氏霍山爲南岳。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必不能以此知每至一岳。卽歸。義爲長。崔靈恩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

十年而遍。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不知何據。

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蓋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巡守一次提攝。此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周却十二年。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呂祖謙二則

巡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建以爲郡縣之制。萬方一國。四海一家。如肢體之分布。如心手之相應。萬里如在殿庭。州縣如在輦轂。挈其領而裘隨。舉其綱而網順。政不必屈九重之尊。千乘萬騎之禁衛。百司

庶府之扈從。以勞民而傷財也。

真西山一則

始皇崩于沙丘。煬帝死于江都。二君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倘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巡守兵衛。少不足以防姦。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下治矣。

巡守在虞時則可。五載。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之時。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屢

世可也。丘濬三則

封建之禮本紀

錫土姓。禹貢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成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微子之命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康誥

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

土。往卽乃封。敬哉。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蔡仲之命

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崧高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

之命於繹思。賚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闕宮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

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

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各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王制

周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使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彊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彊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隱公元年

晉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隱公二年

封建之禮統紀

周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桐葉為珪。授曰。以此封汝。叔虞喜。告周公。公請曰。天子封虞耶。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于晉。周史

桐葉封小弱弟於唐。當封耶。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戲而成之。不當封耶。公乃成其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為之主。得乎。且公以王言不可苟。設以桐葉戲婦。寺亦從之乎。凡王者之行。設未當。雖十易之。不為病。

况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教王遂過也。吾意公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為也。柳宗元辨

秦丞相王綰言諸侯初破。請封建諸子。始皇下其議於群臣。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後屬疏遠。相攻相伐。周天子弗能禁。今陛下神靈統一。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易制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秦史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

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丕室之勢。以豫席

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厯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

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各。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旣。之。變。未。知。所。

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髑。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髑。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踈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湏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頗削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庶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天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搖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

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盭。可痛哭

者此病是也。

賈誼治安策

御史大夫鼂錯說曰。高帝定天下。大封同姓。今吳王驕溢。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漢書

北海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在東宮。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濶。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名儒宿德。莫不造門。聲價益

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漢書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周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輪運。輻集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

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迎覲。宣王挾中興復古之意。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秦裂都會而為郡邑。廢侯衛而為守宰。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漢剖海內立宗子。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唐制州邑而立守宰。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失在制不在政。郡邑不得正其

制守宰不得行其理。失在政不在制。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是封建。湯武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 封建論

柳子厚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

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蓋以封建為非也。偁謂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諸侯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聖賢之制。取法天地。節制於人。子厚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為勢。則天下孰不為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封建已乎。偁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

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為善矣。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

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為不善矣。設有為者則流矣。討矣。偁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為亂。封建所以待聖賢也。安得反妨聖賢。設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絀。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夫然豈在封建。偁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為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豈肯因而不革。况封建者以天下為公也。

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公私之義固有差矣。傅故曰湯武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非因其力而不去也。且子厚不究天下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為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為患。不究升賢。紂不肖為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為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為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為利。其力。傅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

其末而不知其本也。子厚以守宰為是者。無他。曰有罪得以紂。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若有罪不紂。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漢一侯王之地。如古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為之法也。若以漢自為之法。而疑古封建為短。是由以溺咽

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宋廖稱封建論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唐太宗時魏徵李

百藥顏師古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

諸子之論廢矣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

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父子兄弟相賊

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

幾絕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

法蘇軾罷侯置守論

禮樂合編卷之九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朝覲之禮本紀一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典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

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

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雞鳴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東方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車攻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庭燎

采芣采芣。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

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赤芾在服。邪幅在下。

彼交匪紆。天子所予。采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

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茀錯

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倕革金厄。韓奕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曲禮

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王制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玉藻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郊特牲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

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堂位

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萬民之逆。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

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之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朝士掌建邦外之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譚者。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已上
周禮

朝覲之禮本紀二

春。滕侯薛侯來朝。左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胡傳曰。列國于天子述職者闕如也。自相朝聘可乎。書之以示譏。

隱公十一年

滕子來朝。胡傳曰桓公弒逆。滕不能討。先隣國朝之。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今稱子狄之也。桓公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胡傳曰紀侯來朝。何獨無貶。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桓公二年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曰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

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胡傳曰曹伯既有疾。而使世子出危道也。父既有疾。而承命朝桓。非孝也。桓公九年

秋邠黎來來朝。胡傳曰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邠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

朝禮。故特書曰朝。莊公五年

蕭叔朝公。胡傳曰朝公在齊之穀。非其所也。禮非其所。君子不受。此春秋撥亂之意。莊公二十三年

公朝于王所。胡傳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春秋不以

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本之意也。

僖公二十八年

春秋小邾子來朝。左傳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以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昭公三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

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定公十五年

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則於此詢萬民。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或謂之燕寢。

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佑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面。

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

之位。朝士掌外朝之位。公族朝于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

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

公孤卿大夫。每日朝。參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僕。

大右。大僕從者。侍衛執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宗室之有職任者也。帑士。帑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者也。大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諸侯復逆者也。大右。卽司右。掌羣后之政令。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屬焉。大僕從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復逆。有御僕。掌羣吏庶民之復逆。遽令。傳遽之令也。

上傳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

已上
通典

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

矣。朝旣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于朝。夜後于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陳祥
道

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旣冠。將復辟歸。以天下未知成王之尊。乃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

之君而並見。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成王南面坐。周公但立其側。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何紛紛也。葉石林

朝著間有上下之位。有前後之次。入者必循序漸進。不可參差。立者必肅容守次。不可錯亂。非奏對不言。不可聚而誼譁。故當人臣朝見時。小司寇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用鞭肅之。後世人君出警入蹕。鳴鞭肅眾。蓋出於此。謝遷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問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其後惟存朔望兩朝。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

一月之間。朔望為重。見君必備服以盡禮。唐人於常日則隆。而於朔望反殺。失輕重矣。葉夢得二則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為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為羣公起。天子坐方前進。

肉袒廟門之東告聽事。天子辭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

時會殷同。諸侯至。必先朝天子於國內。然後爲壇于國外。更行朝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于東門之外。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加方明于壇上。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璠。北方璜。東方珪。以祭之。去方明以朝諸侯。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當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

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

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息。

春三王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圖籍。膺萬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享。爾乃

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
擘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
四夷聞奏。德廣所及。伶侏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
禮暨。皇權浹。羣臣醉。降煙煜。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
百僚遂退。

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
也。周書

漢文帝吳王濞詐病不朝。賜之几杖。務以德化。
漢詔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漢宣甘露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
朝。詔議班次。有司曰。聖人之禮。先京師。後諸夏。先諸
夏。後夷狄。陛下聖德克塞。單于嚮風。奉珍朝賀。自古
未有。禮儀宜如諸侯。王位下。蕭望之以爲聖人正朔。
不及四夷外。而不內。宜待客禮。位次諸侯。王上。詔從
之。
後漢東平王蒼入朝。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
後諸王入朝。轉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禮過
不安。上疏辭。

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冀跪拜謝。凌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鄧通方幸在上。旁怠慢。丞相申屠嘉入曰。朝廷之儀。不可不肅。罷朝。召通曰。高皇帝之朝廷。小臣不敬。當斬。帝使赦通曰。此吾弄臣也。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後前。魏太祖將討張繡。入見天子。始復此制。魏鍾繇元帝時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戴輿。虎賁士輿上殿就座。是後三公有

疾。以爲故事。

神宗初卽位。御史中丞王陶奏劾宰相韓琦。不押常朝。班陶黜知陳州。已上二史

朝覲之禮統紀三

周制。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逐位而拜。羣臣則成列而拜。小臣則卽其位而旁拜。左右侍從之臣。則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於大臣。則答以特揖禮。於羣臣。則答以旅揖禮。於小臣。則于再揖後。向其旁答之。聽政畢。王將還。內侍衛門之左右者。始行拜禮。王隨其所在。左右揖。可見隆古位有尊卑。禮無不答。秦尊君卑臣。此禮始廢。

漢高帝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先平明謁者治禮。

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陞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薦。大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帑黃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偃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帑黃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漢武帝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贊。公侯壁二千

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羨。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在三恪下三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樽。于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設部伍而

朝。宮人皆于東廊。隔綺踈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卽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俱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上下俱拜。皇帝舉酒。舞蹈。三稱萬歲。唐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公。獻壽。次中書

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殿上皆呼萬歲。唐太宗貞觀元年。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須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上又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爲諸州刺史郡守。創立即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克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旣復禮之不足。

必是人多怨嘆。乃詔就京城閑坊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觀焉。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許之。

大尉長孫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壅滯衆務。自今已後。每日常坐。又令百官察朔望日。服袴褶以朝。

高宗詔。每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卽永爲常式。京官文武五品依舊。

五日一參。

玄宗勅文武官朝參應著袴褶珂繖。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奪一月俸。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年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頻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珂繖仍許著到曹司。

天寶三年冬至。勅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于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已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卽古之治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入閣。卽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

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若雨露失容及泥潦。並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皆聽不趨。

唐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祇遇月旦入閣。日賜食。

唐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

代宗廣德二年。勅常參官遇泥雨。准儀制。令停朝參。今軍國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

宋太祖御崇元殿受朝賀。服袞冕。退羣臣。詣皇太后宮門奉賀。帝常服御廣德殿。羣臣上壽。用教坊樂。其

御殿儀仗。本克庭之制。唐禮殿庭七門。皆列諸衛。黃麾大仗。宋朝太祖增創。錯繡諸旗。并旛。斝等著于通禮。正至五月一日。御正殿。則陳之。

太宗令有司復舉十五條。一朝堂行私禮。二跪拜。三待漏行立失序。四談笑喧譁。五入正衙門。執笏不端。六行立遲緩。七至班列。行立不正。八趨拜失儀。九言語微喧。十穿班仗。十一閣門不卽就班。十二無故離位。十三廊下食。行坐失儀。語誼。十四不從正衙門出入。十五非公事入中書。犯者罰一月俸。有司振舉拒

不伏者錄奏乞行貶降其後每罰減半。

仁宗詔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可令禮院具儀太后曰豈可爲吾故後元會禮哉宰相王曾言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不聽詔中書門下具儀注。

熙寧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張戢程灝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闕及聞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及况往復待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或致沮格請依諫官例牒閣門求對或有急奏卽許越次登對。

庶幾遇事入告毋憂失時詔依所請。

宋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卽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遂爲定制。

宋制凡蚤朝宰相樞密宣徽使起居畢升殿問聖體宰相奏事樞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對畢樞密使復入

奏事次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羣臣。以次升殿。其見謝辭官。以次入庭。見者先之。謝次之。辭又次之。已上二十

冊立之禮本紀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亦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與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濟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已上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康王之誥

聘問之禮本紀一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日一二出。清如。此。是。食。皆。再。拜。辭。首。玉。美。圖。謝。答。拜。平。東。不。清。外。人。血。門。不。背。不。來。貴。公。實。深。本。主。命。禮。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

聘射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

已上聘義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

前卷之九
卷之九
驚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
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
管象。示事也。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
示而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
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貴人聲也。

旅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
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
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
敢貳君也。已上郊
特牲

聘問之禮本紀二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胡傳曰：隱公即位九年，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天王遣使來聘，非正也。隱公九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胡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聘, 問, 禮, 本, 紀, 二, 春, 天, 王, 使, 南, 季, 來, 聘, 胡, 傳, 曰, 隱, 公, 即, 位, 九, 年, 史, 策, 不, 書, 遣, 使, 如, 周, 則, 是, 未, 嘗, 聘, 也, 亦, 不, 書, 公, 如, 京, 師, 則, 是, 未, 嘗, 朝, 也, 如, 隱, 公, 者, 貶, 爵, 削, 地, 可, 也, 天, 王, 遣, 使, 來, 聘, 非, 正, 也, 隱, 公, 九, 年]

則殘之。今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貶而書名。又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桓公四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傳曰：此譏世官非公選也。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周衰，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穉。賢者退處華門，老而不用。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戒人主，狗大臣私意，用子弟之弱者以亂國也。桓公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胡傳曰：聘弑逆而不加貶，何也？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賙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桓公八年

祭叔來聘。穀梁子曰：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與使人。君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明此，不為交私之計矣。莊公二十三年

荆人來聘。胡傳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莊公二十三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

者。其書皆曰：遂，冢宰上兼三公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厚矣。魯既不朝京師，又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僖公二十三年

三十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傳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

衛也。僖公三十三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左傳曰：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胡傳曰。楚子思善悔。過向慕中國。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夫春秋立法謹嚴。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貶之。恕以宅心。故向慕中國。則進之。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文公九年秋天王使季子來聘。公羊傳曰。王季子劉康公乃王母弟也。宣公享國十年。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葬。今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不書。宣公

十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左傳曰。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襄公七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左傳曰。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

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襄公十五年

齊侯使慶封來聘。左傳曰：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

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

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

鼠亦不知也。襄公二十七年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曰：公子札來聘，謂穆子曰：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大政，不慎舉，禍必及

子。聘齊，謂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晏子

納政與邑，免於欒高之難。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執政侈，難將至，政必

及子。子為政以禮，不然鄭將敗。適衛，說蘧伯玉，史狗

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家

乎。說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胡傳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貶也。

辭國而生亂者，札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襄公

三十年
九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曰：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

聘問之禮統紀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陳國必亡。八年，陳侯殺于夏氏。單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行事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叙百物。朝夕獻善敗。使寡君無忘先業。又能上下說鬼神。使神無怨痛。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以備賦用。戒不虞。共幣帛。享諸侯。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訓辭。寡君可免罪。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聖能制議百物。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楚語二則

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

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

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王曰幾何。對曰東

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

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

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周語

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

歸請伐齊。范武子還自朝曰：燹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惟敬乃老。晉語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寢門，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羽山，化為黃能，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或者未舉夏郊耶？宣子以告。祀夏郊，五日，公見子產，賜甚。問鄭語一則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

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
 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
 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
 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說苑

會同之禮本紀一

公會戎于潛。胡傳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
 人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
 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
 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無出入之防。萌猾夏之漸。其禍不可長也。書會戎。譏
 之也。隱公二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
 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

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隱公十一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胡傳曰：楚僭號稱王，憑陵江漢，三

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滅鄧，虜蔡侯鄭，以王室

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桓公二年

公會宋公于闕。胡傳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

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弗削。見屢盟長亂

數會厚疑，不以會盟為可恃也。桓公十一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子曰：姜氏負弑君之誅

甫除喪，往會其兄齊襄，有王姬之戚，未踰時出，滯其

妹。天下大惡，覆載不容。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

道也。莊公二年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胡傳曰：諸侯主

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伯，諸侯相戴

為盟主，是無王也。故四稱人以誅始亂。莊公十三年

鄆子會盟于邾。巴西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曰：宋公

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

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

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之昏淫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僖公十九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左傳曰公孫歸父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宣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左傳曰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數諸朝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而食之。今諸侯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秦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襄公十四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左傳曰。會于商。任。錮欒氏也。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襄公十一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傳

曰。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吾子不可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爲本。譬如農夫。是穠是藪。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昭公元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騰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傳曰。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昭公四年公會吳于鄆。左傳曰：會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滌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數也。

今棄周禮而必曰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哀公七年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哀公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左傳曰：衛殺吳行人。懼謀于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子木曰。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瘳。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

哀公十二年

衛侯會吳于鄆。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束錦見太宰嚭。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

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乃舍衛侯。哀公十二年

會同之禮本紀二

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

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左傳

弼之會。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涇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難。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

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子曰。然則在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迓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

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於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穀梁二則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左軍皆赤常。赤旟。丹中。朱羽之矰。望之如

火。右軍皆玄常。玄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旣陳。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鍾鼓。丁寧。錡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曷故。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

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與戰主其許之乃就幕而會吳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鳩之不死臧
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
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
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
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
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
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

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
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
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衛侯聞其臧
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
及君。公羊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
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
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
德之。以示之信。二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鎮其薨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於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穀梁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桓公曰。余一人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伯舅無下拜。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命。敢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

稱順焉。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鏗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楚免叔孫。左傳二則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酹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於

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日不能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古史附

